

老龄化背景下新家庭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建构研究

李 玲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9日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以及传统制度正经历着深刻重构。本文以“新家庭主义”为理论视角，系统揭示在社交媒体下的家庭呈现与实践，将“新家庭主义”的讨论延伸至老龄化研究领域，探讨社交媒体如何通过仪式呈现与身份展演，成为当代家庭意义再生产的关键场域。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上的家庭实践呈现出三重特征：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代际关系的展演化、私人记忆的公共化。其中，老年人通过数字展演寻求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如何在归属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是新家庭主义面临的重大挑战。本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新家庭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新家庭主义，老龄化，社交媒体，代际关系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o-Familism in Social Media Amidst the Backdrop of Aging Population

Ling L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era characterized b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family structure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reconstruction. Adopting “Neo-Familism” as it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mploys case stud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o systematically reveal family presentations and practices on social media. It extends the discussion of “Neo-Familism” into the field of aging research, exploring how social media, through ritual 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key arena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family meaning. The study posits that family practices on social media exhibit thre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ritualization of daily life, the performativiz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private memory. Within this context, elderly individuals seek emotional belonging and identity through digital performance.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belonging and autonomy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Neo-Familism. This research offer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Neo-Familism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Neo-Familism, Aging, Social Media,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规模庞大、速度迅猛的老龄化进程。截至 2025 年末，我国人口老龄化率达 23%，这一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对家庭功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老龄化进程也推动家庭伦理与代际关系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父权父系的家庭观念逐渐松动，老年群体对自我价值实现、代际平等沟通的需求日益凸显。与老龄化进程同步推进的是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根据 CNNIC 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5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接近 80%，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突破 2 亿[1]。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成为老年人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维系关系的重要场域。社交媒体平台的家庭展演内容层出不穷，它们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折射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意义系统的深层重构——代际关系如何在数字空间重新协商？老年人如何在个体化浪潮中确认自我价值？这些问题指向一个共同的理论追问：在老龄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浪潮中，家庭的意义如何被重新建构？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关怀，以“新家庭主义”为理论视角，聚焦社交媒体这一当代家庭意义生产的关键场域，探讨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仪式的呈现、代际关系的展演以及老年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机制，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家庭变迁与老龄化社会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2. 老龄化背景下的新家庭主义

2.1. 新家庭主义的理论内涵

新家庭主义是理解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的核心概念，由学者康岚最早提出，新家庭主义，它具有将个体权利和家庭责任相结合的独特性，并尽力争取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平衡关系，区别于一味强调家庭高于个人，个人为家庭无条件牺牲的传统家庭主义[2]。后经阎云翔做了大量关于新家庭主义话语和社会实践的经验研究，并集中讨论了新家庭主义作为概念工具和研究视角的可行性[3]。新家庭主义的基本特征：家庭重心下移，亲子一体的价值观和家庭实践，以代际亲密性为主的亲情伦理，个人幸福与家庭利益的平衡，家庭成功与家庭发展的核心目标[4]。家庭从集体利益的目标转变为实现个体幸福的手段，注重个体权利与家庭责任的动态平衡。注重以情感联结为核心纽带，以代际平等、双向尊重为互动原则。

一方面，新家庭主义理论强调家庭重心下移，即家庭资源、生活意义、情感寄托从祖先和长辈转向子孙。养老责任的代际再分配由此呈现出新的特征：不再是传统制度性的养儿防老，而是情感性的愿养愿老；不再是单向度的义务履行，而是双向度的情感交换；不再是压抑个体需求的牺牲奉献，而是寻求家庭利益与个体幸福平衡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新家庭主义理论强调亲子一体，即父母与子女的个体认同有相当部分相互重合。情感一体，老年人从子女的生活中获得情感满足，子女从父母的认可中获得价值确认。利益一体，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流动，家庭决策在协商中形成。命运一体，面对养老风险、健康危机、社会变迁，家庭成员意识到彼此命运的相互缠绕。

2.2. 老龄化的家庭功能转变

传统制度的中国家庭，承担着养老送终的核心功能，养儿防老不仅是民间俗语，更是一套完整的代际契约体系。然而，在流动化、核心化的多重社会冲击下，家庭的养老功能正经历着结构性重塑。家庭养老的内涵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经济供养 + 生活照料”的传统模式，逐渐转向“经济支持 + 情感慰藉”的新型模式。当生活照料因客观条件难以完全实现时，情感关怀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这为新家庭主义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

当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后，老年人对情感关怀、精神慰藉、价值确认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种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了家庭功能的情感化转向。家庭不再仅仅是经济共同体和照料单元，更成为情感交换和精神归属的核心场域。老年人期待的不仅是老有所养，更是老有所依，既是物质依托，更是情感依恋。社交媒体恰恰为这种情感化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媒介让情感交流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家庭群聊维持日常联系、通过朋友圈分享参与彼此生活。老年人从子女的关怀中获得情感满足，子女通过数字反哺帮助父母融入数字社会；年轻人从父母的认可中获得价值确认，父母通过家庭展演逐渐理解并尊重现代子女价值观。更为关键的是，代际情感资源的双向流动，构成了新家庭主义在老龄化背景下的核心动力。

3. 社交媒体中的家庭仪式与身份展演

3.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

传统家庭仪式多聚集于节日等重大时刻，而社交媒体则推动这些仪式日常化、常态化发展，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家庭仪式，而是将家庭的日常生活行为通过社交媒体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从线下转到线上，实现可见化。微信朋友圈、抖音成为这些家庭仪式的新场域。点赞、评论、转发成为这些仪式参与的新形式。传统仪式的媒介化延伸，维系着家庭秩序与情感。社交媒体中的仪式，通过记录与分享，被赋予更加深厚的情感厚度。在新家庭主义语境下，个体幸福和家庭利益之间的张力通过两代人对于幸福的不同理解而成功地得到了稀释^[5]。情感联结仪式聚焦代际情感维系，涵盖线上家庭聚会、节日祝福分享、老人生日线上庆祝等形式，通过这类仪式化互动强化代际共生、情感至上的新家庭理念；养老实践仪式围绕老龄化养老需求展开，包括线上养老经验交流、远程照料打卡、老年生活技能分享等，将多元养老、家庭共同责任的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仪式化行为。在新家庭主义框架下，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家庭个体通过创造仪式时刻，家庭服务于个体的情感需求的实践体现，在共同策划和参与仪式中，代际界限被暂时消融，个体在家庭关系中获得确认，既接纳了现实，也守护了情感温度。将新家庭主义的核心理念融入仪式，实现家庭伦理的代际传递，推动传统家庭主义向现代转型。

3.2. 代际关系的展演化

日常仪式成为维系家庭情感的纽带，那么家庭展演则是仪式背后的策略性逻辑。戈夫曼的拟剧理论

为社交媒体的家庭呈现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将社会互动类比为戏剧表演，认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就像舞台上的演员，通过一系列符号和行动向他人展示自己希望被接受的形象[6]。家庭成员在“前台”进行自我形象管理，“后台”则是卸下表演的真实面貌。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家庭的父权单一模式，转向为双向展演模式。在不同的互动情景中，亲代和子代的权威地位可能随着互动功能和行动属性的差异而发生重置，其权威性在不同空间领域中的分布各有侧重[7]。展演的符号呈现形式丰富多样，包括视觉符号、语言符号与行为符号，视觉符号涵盖家庭合影、养老场景视频、双系家庭互动画面等，语言符号包括“双向奔赴的代际关系”等贴合新家庭主义的文案，行为符号则包括远程照料、线上问候、老年技能展示等具体实践行为。年轻一代受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心理需求的驱动，前台表演和后台行为存在复杂的互动。通过社交媒体展演晚辈陪伴形象，同时融入现代家庭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长辈认知。比如在朋友圈分享家庭年夜饭、拍摄创意全家福，向长辈转发现代婚恋观念，打破传统认知。通过展演平等互动的代际关系，传递新家庭主义的新理念。而长辈则是通过积极适应新媒介技术，展演潮流形象，为获得晚辈认可，维系家庭话语权。一方面，在抖音拍摄短视频，主动适配新媒介语境，强化代际情感联结；另一方面，长辈通过呈现传统家庭符号、分享家庭记忆，向晚辈传递传统家庭核心价值，与晚辈的现代观念形成互补。前台的展演与后台的真实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在数字展演中相互生成的。在社交媒体展演家庭仪式，越是精心设计的家庭呈现，越能激发观看用户对家庭的向往。

3.3. 私人记忆的公共化

社交媒体为家庭的私人记忆提供了公共传播的途径，原本仅供家庭成员内部共享的记忆，比如家庭照片、家庭趣事、日常对话，通过选择性展演转化为公共叙事。社交媒体的互动，让个体的家庭展演获得了公开性，个体记忆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拼图。数字技术不仅为回忆录书写提供了平台与工具，更让青年群体在数字寻根过程中，借助技术重构代际叙事、激活家庭记忆，并在代际对话中推动社会位育的实现[8]。年轻人通过修复老照片、记录口述史、书写家族回忆录等方式，将原本尘封于家庭私域的私人记忆转化为可供公共观看、讨论和共享的数字内容。这一过程不仅是记忆载体的媒介化转换，更是记忆意义的深层重构。个人的家庭记忆在展演的过程中，会经过筛选与美化，倾向选择积极健康的家庭内容，比如家庭有趣互动、家庭温馨时刻，在背景音乐和文案的辅助下，构建理想的家庭形象，由此吸引更多观看用户点赞、评论、转发，获得广大共情与认可，分享类似家庭经历，实现记忆的再生产，进一步巩固家庭亲密关系，推动新家庭主义理念向外扩散，向社会传递代际平等、个体与家庭融合的价值观，打破传统家庭形态的偏见，让多元家庭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一方面，部分存在过度美化私人记忆，掩盖家庭矛盾，打造幸福家庭人设，可能会加剧家庭内部矛盾，违背新家庭主义的核心；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家庭隐私泄露，在家庭展演的时候，仍然要注意展演需求与隐私保护平衡。私人记忆的公共化，正是新家庭主义“亲子一体”理念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实践——通过记忆的共享和身份的互构，代际之间实现深层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

4. 从个体表达到集体归属的认同建构

4.1. 家庭内部认同：老年个体价值的确认

社交媒体中的家庭仪式与展演，本质上是个体表达到认同凝聚的动态过程。而家庭内部认同正是认同建构的基础，聚焦于家庭成员内部的情感联结、角色确认以及家庭价值共识。新家庭主义的概念依旧保留着家庭主义这个提法，又是在个体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兼有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征[9]。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将老年群体与数字弱势群体画等号，认为老年人在网络技能和网络素养方面存在不

足，这固化了人们对老年群体数字使用的印象[10]。通过社交媒体的实践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家庭主义的偏见与隔阂，实现新家庭主义的代际平等、相辅相成的内部关系。家庭成员借助社交媒体的特点进行仪式与展演，而仪式与展演则成为了家庭情感交流与联系的载体，通过分享家庭日常与家庭短视频，形成家庭互动，即使身处异地的家庭成员，也能感受到家庭情感的传递，感知彼此的情绪，维系家庭黏性，巩固内部团结。与此同时，家庭个体通过展演家庭角色，来获得其他家庭成员的认可。比如子女通过和父母一起拍摄抖音，带父母体验新鲜事物，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从而确认自己在家中的家庭身份；父母通过抖音、小红书的分享，强化自身的开明、平等的家庭身份，拉近与子女之间的距离，根据反馈来不断调整展演方式，强化家庭长辈身份。通过家庭仪式与展演，传递各自家庭的价值观，在互动中逐渐形成价值共识，强化家庭共同体意识。这些实践的最终指向是意义的确认——老年人生命意义的确认、家族延续意义的确认、个体身份意义的确认。

4.2. 群体圈层认同：同龄人的共鸣与支持

群体圈层认同是家庭内部认同的延伸，具有相同家庭理念、生活方式的家庭或个体，通过社交媒体的话题聚合、社群互动，形成群体圈层，在价值共鸣中获得更广泛的身份归属，从而强化新家庭主义的群体凝聚力。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家庭成员通过发布家庭趣事和日常，并带上相关话题标签形成分类，在抖音等算法平台的推荐下，让更多相同家庭产生认同和共鸣，展开评论与二次分享，通过筛选、聚集、互动，逐渐形成兴趣社群，展开家庭话题。比如，关于养老政策、医疗资源、照护技巧的信息，在评论区被频繁分享，这些零散的信息汇聚成实用的知识库，为老年人应对养老挑战提供参考；当家族回忆录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评论、分享，当陌生人在评论区表达感动、敬意、共鸣，老年人获得社会公众的确认，你的故事不仅属于你的家庭，也属于我们所有人。这种确认使老年人的生命意义超越家庭边界，进入公共领域。这种共鸣不仅是情感反应，更是一种社会认同——通过点赞和共鸣，确认某种价值观、某种情感、某种生活是可欲的、值得追求的。当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老年网红”——八旬走秀奶奶、七旬健身爷爷、六旬自驾阿姨、九旬书法大家。这些个体案例通过平台传播，逐渐汇聚成一种群体形象：积极、健康、活力、精彩的老年人。当更多的老年人在评论区表达认同，他们不仅是在回应故事，更是在确认自己信奉的价值，这种价值认同，使评论区成为道德共识的生产空间。

4.3. 社会文化认同：老龄化话语的公共建构

新家庭主义的认同建构并不是单一维度，而是沿着家庭内部到圈层群体再到社会文化的路径不断演进，完成个体表达达到集体归属的升华。社会文化认同的过程，是新家庭主义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突破圈层边界，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成为主流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博主的引领作用以及明星的名人效应，新家庭主义理念突破圈层，逐渐走进大众社会，通过家庭仪式与展演，触及更广泛的家庭群体。新家庭主义一方面强调了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中的个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的个体化受到文化路径的导引，是对家庭文化的再嵌入[11]。通过新型老年形象的传播、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老龄化议题的家庭化表达，以及积极老龄化话语的公共建构，社交媒体正在重塑社会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集体认知。社交媒体上的热点往往会被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网红老人的故事登上电视、报纸、新闻网站，从网络热点升格为社会话题，这种主流媒体跟进，赋予积极老龄化形象更高的可见性和权威性。每一个新型老年形象都在展示一种可能性——原来老了还可以这样活。社交媒体的“双刃剑”效应和社会融入的复杂影响，对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推动积极老龄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2]。这种可能性的展示，不仅激励其他老年人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年轻人对老年的想象。将宏观老龄化议题转化为具体的家庭故事，使之更具情感温度和可理解性，通过短视频、图文、直播等形式，将

养老的日常可视化呈现。当讨论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激发集体行动，社交媒体上的家庭叙事，因此具有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社交媒体上的家庭展演不仅帮助老年人在个体化时代确认自我价值，更推动着社会对老龄化的集体认知向更加积极、包容的方向转变。

5. 结论与思考

社交媒体重塑了家庭实践的媒介化形态。传统家庭仪式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产出日常化仪式，即家庭仪式从重大时刻转向日常常态，情感成为维系家庭联结的核心锚点。而家庭展演以互动分享、代际差异为特征，将私人家庭生活转化为公开化，完成家庭身份的公共确认。新家庭主义的认同建构沿着家庭内部、群体圈层、社会文化层层升华。通过社交媒体的展演与互动，实现传统仪式与现代表达的融合、代际价值观的对话、多元家庭形态的共生，形成适配当代社会的家庭文化形态。本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量化数据支撑结论的普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案例选择多聚焦于主流社交媒体，对小众平台的关注不足。未来应考虑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揭示新家庭主义建构的群体差异与传播规律，关注小众平台与边缘家庭形态的媒介实践，探究新家庭主义在不同群体中的独特建构路径。

社交媒体上的家庭展演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印象管理，关键在于如何保持警惕：既要欣赏展演中的美好，也要理解展演背后的努力；既向往理想的家庭范本，也接纳现实家庭的局限。真正健康的家庭文化生态，应是主流引领与多元包容的共生，而非单一标准的同质化扩散。社交媒体不仅是家庭仪式的载体，也是新家庭主义建构的核心领域。通过仪式展演、认同生产，推动传统家庭主义向现代家庭的转型。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政策对于老年群体的关怀，“我的老年我做主”的时代终有一天会到来，而这一天的到来，将永远依托终身学习、相互学习理念对于老年文化的重构^[13]。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https://www.cnnic.net.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2026-02-05.
- [2] 康岚. 代差与代同: 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J]. 青年研究, 2012(3): 21-29.
- [3] 阎云翔. 家庭研究中的新家庭主义视角[N]. 信睿周报, 2024-03-15(001).
- [4] Yan, Y. (2018) 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47, 181-224.
- [5] 阎云翔, 康岚. 当亲缘被祛魅: “断亲”背后的个体选择与家之存在意义的变迁[J]. 当代青年研究, 2025(1): 1-24.
- [6]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7] 罗昊, 季卫兵. 流变中的权威: 返乡青年的数字反哺实践与家庭代际关系转向[J]. 天府新论, 2025(6): 68-79+153-154.
- [8] 程粮君, 孙爽. 数字寻根: 青年“家族回忆录”书写的代际转译与认同重建[J]. 传媒观察, 2025(11): 35-45.
- [9] 沈毅, 桂音希. 家庭主义与个体化之间: “新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变迁研究与展望[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4): 83-97+159.
- [10] 武文颖, 朱金德. 弥合数字鸿沟: 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困境与突围[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44(1): 162-169+213.
- [11] 张杰, 丁玥. 自主个体与关系自我的创造性转化——“躺平青年”与新个体文化的建构[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93-105+171-172.
- [12] 吴秀萍, 谢娟. 随迁老人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新闻大学, 2025(6): 17-34+118-119.
- [13] 陈友华, 宗昊. 数字反哺: 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3(3): 98-109.